

巴县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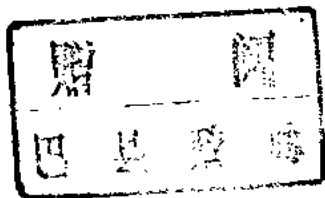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
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2207

巴县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历史上的巴县·····	彭伯通	(1)
清代巴县城的会馆·····	彭伯通	(3)
鱼洞沧桑·····	赵时敏	(11)
冯均逸“告全县教育界及社会人士书”···	幸福摘录	(19)
在世界日报社工作半年的回顾·····	陈宛茵	(22)
《世界日报》史料钩沉·····	赵乐群	(27)
“中央政治大学”受训记·····	阚家骆	(33)
敌特破坏“沧白堂演讲会”纪实·····	周仲初整理	(41)
昔日的邹容中学·····	童伯乔	(45)
广益中学断忆·····	伍毅陶	(48)
二野军大三分校在南温泉·····	李明训 陈朝俊	(51)
赖家桥边轶事三则·····	刘昌湘	(56)
文救会演剧队·····	巴 波	(59)
蒋介石在南温泉·····	伍毅陶	(61)
冯玉祥在巴县·····	刘焕民口述 蔺宗祥整理	(63)
冯将军避寿·····	程永恭	(66)
赵君陶和她创办的保育院·····	杨泽本 周仲初	(67)
忆恩师向宗鲁·····	何震华	(69)
向楚二三事·····	陈开国	(74)
茅盾教导巴渝青年·····	李 丛	(80)
吴棹仙的“精神药酒”·····	唐玉枢	(85)
“猪鬃大王”古耕虞事略·····	陈 兰	(88)
释太空法师·····	冯尧安	(96)

我的大学生活·····	
·····龚灿光口述 龚 懿 龚增均整理	(98)
伟哉, 父亲·····	
——谨以此敬献给父亲龚灿光·····	龚 懿 (103)
我的记者生涯·····	张西洛 (108)
我的书斋·····	张西洛 (125)
在教育战线上的两年半·····	李华飞 (128)
何震华诗词选·····	何震华 (136)
半世纪后又重逢·····	李华飞 (140)
巴县图书馆的农村图书流通·····	石宇协 (143)
巴县一、二次侨代会简记·····	龙佑瀛 (146)
港胞李常明社会福利基金会·····	曹 雷 (148)
巴县水稻生产发展概略·····	雷 炎 (150)
简记重庆方倩国际学校·····	曾统钧 (157)
耿巴县推皇木·····	张少臣口述 赵朝忠整理 (160)
东温泉访古·····	欧治自 (162)
“樵坪山守寨规约”·····	王哲生 (170)
漫话跳石场·····	刘昌湘 (175)
赞《文史》人物春秋·····	唐玉枢 (178)
巴县文史资料(10—11辑)目录索引·····	文史办公室 (179)
巴县政协第九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文史办公室 (185)
编后·····	编 者 (186)

历史上的巴县

彭伯通

今天的巴县是重庆市辖九区九县三代管市之一，政治地位及辖区与历史上的巴县大有不同。

历史上的巴县及其前身江州、江州县、垫江县，历诸侯巴国都后设县，始终是郡治、州治、府治驻地，县城而郡城、州城、府城，未尝间断，与一般县地位有所不同。恭州升重庆府，巴县城即重庆城历时达七百余年。以后以巴县城为基础设市，以昔日府名为名，巴县与重庆仍在一地，直至1930年重庆升格为特别市，巴县县治才迁离重庆市区。这是历史上的巴县。到了1951年巴县划归重庆市，1953年又划出，1959年再划归重庆市，至今。

历史上的巴县辖区比今天的巴县大得多。今天重庆市所辖九个省除万盛、双桥二区外，市中、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大渡口、南岸等六个区直接由巴县地划出，北碚区由巴、江北、璧山三县地组成，溯其源也全是巴县地。重庆市所辖十二县市中，除合川市和铜梁、大足、荣昌、潼南等四县外，其余七个县市过去或直接，或间接，或全部，或部份系属巴县地。

江津县由江州县析地迁驻而成立，南齐永明五（487）年江州县迁楚溪口，江州旧城设垫江县后改巴县，江州县后改江阳县，再改江津县，今江津市。璧山县于唐至德二（757）年划巴、江津、万寿三县地设置，万寿县原也是江

津县地，即三县地全是巴县地。元初璧山县并入巴县，明成化十九（1483）年恢复璧山县。綦江县原江州县地，唐武德二（619）年置南州，元初将南州属三溪县置綦江长官司，明玉珍改綦江县。永川县于唐大历十一（776）年划璧山县地设置，属昌州，元初并入大足县，再并合州，明初复置永川县，今永川市。长寿县北周时并入巴县，唐武德九（626）年划巴县地置乐温县，元初并入涪州，明玉珍置长寿县。江北县原巴县北境，清乾隆二十四（1759）年置江北厅，1913年改江北县。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巴县，是重庆市辖区县市的母县。

清代巴县城的会馆

彭 伯 通

清代巴县城有七团八省组织，由来是代表地方士绅意见的机构。七团代表本地士绅，八省代表客籍士绅。七团包括城内五团、附郭（城外）二团，团设团正。八省是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山西、陕西、浙江、江南等省的会馆。其中江南、湖广是清初省名，康熙六年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二省，雍正初湖广省分为湖北、湖南二省，所以八省会馆实际包括十个省。光绪二十一（1895）年贵州人黎庶昌任川东道员，建立云南、贵州二省会馆名云贵公所。至是，巴县城有九个会馆，包括十二个省，但仍称八省。会馆设客长，地方官上任照例征询七团团正、八省客长意见，处理重大问题时各团正、客长进言也有分量，八省握有雄厚经济实力，尤受重视。其实严格说来，本地人士也是其他省的移民，只不过来得早些而已。

八省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有其广泛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影响。从巴县城内各省会馆数目之多，规模之大，可见移民的频繁和移民的数量。本来居民的迁徙是经常不断发生的，何况中国历史这样悠久，幅员这样广阔。然而四川有其特殊性，作为重庆府治的巴县更有其特殊性。四川地处西南边陲，过去是汉民族活动的边缘地区，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汉民族兴旺发达，繁衍迅速，早在周代便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不断向四川迁徙。四川居住的汉民族都是从外省迁来的，

包括平时经常性的不断流动和有时大规模的迁徙，元末明初以来这种流动迁徙更为明显。各地移民以湖广居多，其中又以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为最，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湖广大规模向四川移民不止一次，元末明玉珍率部由湖北入蜀建立“大夏”政权，所部以湖北人为多，以后没有回去；明初太祖派兵平蜀后，也曾由湖北移民四川；明末张献忠义军在湖北驻扎甚久，当地人入伍者不少，入川失败瓦解后就地为民；清初战乱后更从湖广大规模向川移民。前后加在一起，从湖广入川的人在移民中比例就很高了。

最突出的史实，是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四川人口急剧减少，接着又从省外大规模移民。《乾隆巴县志》叙乡里：

“巴渝自奢猷频蹙，旧家存者盖寡。锄里氓，亦鲜土著。十二里刀耕火种，楚豫两粤为多。”《民国巴县志》叙古迹：“民鲜土著，故老无征。”明末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明，自重庆发难，占据川南。崇祯末义军张献忠主力入川，攻占全境。清兵也入川。于是义军、明兵、清兵之间战斗连年不绝，终顺治朝。作为重庆府治的巴县城，乃军事重镇，兵家必争，此守彼攻，不断易手，所受破坏特别严重。以后吴三桂又反清，攻占全川。四川战乱自明熹宗天启元(1612)年迄清康熙二十(1681)年前后凡六十年，破坏之严重可知。

四川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向称天府，既经长期战乱，人烟稀少，许多地区成片荒芜。清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征收赋税，采取了种种招抚移民措施，创造种种优惠条件，使战乱中流落外省的人返川，更招集外省的人入川插占落业。康熙初年就已开始，平定吴三桂后更加紧进行。除了当时大规

模移民外，以后陆续迁川的更是不断。

移民入川，巴县城自然也在内。且此城不仅为军事重镇，兵家所必争，且又为经济重镇，四川门户，西南物资吐纳枢纽，商家也必争。光绪中叶辟为通商口岸，发展益速。各省居民不仅为求生存而来四川，更有为发财致富而来此城，同乡先导，颇得方便。从八省会馆的十个省看来，来到这个城的移民原籍是相当广泛的，会馆一般多设在京城和省城，而巴县只是府城，十个省已够多了；何况也有些省的移民为数不多没有成立会馆，如直隶（河北）、山东、河南、甘肃等省有移民而无会馆。足见这个府城因经济重镇而突出。有了会馆，同乡便可投亲靠友陆续接踵而至。据实际所知，这些客籍人士中很多是清初以后陆续迁入的，那些来得不久的人同老家联系未断。

会馆是同乡会组织，但都要祀神，所以会馆都是庙宇，多数会馆设于现成的庙宇中。或各祀其神，如江南会馆设准提庵中，准提庵祀准提，会馆却祀关羽；或共祀一神，如湖广会馆设禹王庙中，共祀太禹；也有的不设庙中，祀它当祀的神，为山西会馆祀关羽。《民国巴县志·礼俗·礼制》：

“清《通礼》：凡御灾捍患诸神于民有功德者，直省所在，皆加封号，立专祠。《会典》所载尤详。巴县旧有八省会馆各奉之神，即本于是。”湖广会馆祀大禹，江西会馆祀许真君，福建会馆祀林氏女神，广东会馆祀禅宗六祖慧能，山西、陕西、浙江、江南诸馆都祀关羽，云贵公所祀黑神。

八省会馆何时建立，已不可考。《乾隆巴县志·建置·寺观》列：三元庙，朝天门内，即陕西会馆；准提庵，东水门内，即江南会馆；禹王庙，东水门内，即湖广会馆；列圣

宫，储奇门内，即浙江会馆；天后宫，朝天门内，即福建会馆。此志成于乾隆二十四（1759）年，可见以上五省会馆建立在此以前。《民国巴县志·建置·庙宇表》将以上五省列于前，《备考》云：“参据《王志》。”以后又列：山西馆，人和湾；南华宫，在黄学下，即广东会馆；云贵公所，绣壁街。《备考》云：“城内新增庙宇。”以上三会馆当建立于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可知各省会馆是先后陆续建立的。《民国巴县志》漏列江西会馆。

江西会馆是规模很大的同乡会，包括按府、县、行业组成的一百多个小团体。清代江西省共分十三个府，这个会馆就有八个府。这些小同乡会，各拥有自己的产业，有共同的活动，更多的是分别的活动，一年到头都在办会、演戏。这个会馆以富有著称，人常称福建会馆的顶子，江西会馆的银子。著名大商家谢亿泰、以百万著称的汤子敬是抚州府临川县人，协盛裕曾家、善成堂傅家是抚州府金溪县人。清末到民国，会馆办了四所学校：临江小学是临江府办的，昭武小学是抚州府办的，泰邑小学是吉安府泰和县办的，赣江中学是全省办的。馆址在东水门内靠北的万寿宫，但刘子如绘制的《增广重庆地輿全图》绘在东水门内靠南的湖广会馆禹王宫的北侧，后进与江南会馆准提庵相接。刘子如的地图绘于光绪朝后期，识语谓按张云轩旧图绘制，旧图不知何时绘制，如果已就当时实际校正旧图，则江西会馆原在东水门内禹王宫左（北）侧，临芭蕉园街，清末才迁到万寿宫的。

各省会馆不仅江西富有，其他都富有，正因富有才受官府和社会重视。移民中定居此城大都经营商业，有的专为致富而来。如陕西会馆就与陕西街分不开。巴县城内陕西街是

商家最早集中的地方，多半是陕西帮而得名，是城内最早繁盛的街道，一直是金融中心，从票号到钱庄，到银行。而山西帮自道光初（1821年）即在此设票号，至清末山西帮在票号中发展至十六家。此二省会馆不谓不富。他省会馆也各有经济优势。清代后期地方财政拮据，官府往往找八省会馆设法。同治二（1863）年发生重庆第一次教案，法国天主教会胁迫清廷将城内高地崇因寺建为教堂，激起群众愤怒，捣毁真原堂及政民房屋，经交涉赔偿银二十万两赎回崇因寺。此项巨款，由八省会馆垫付。八省会馆因设八省办公处于崇因寺内。刘子如《增广重庆地輿全图》中八省公所绘在过街楼朝天观右（东）旁，当系以后迁此。光绪二十九（1903）年重庆镇三营打枪坝公地永租与重庆关税务司作公所用，当时海关大权在税务司手中，都是外国人担任。群众闻此激烈反对，请愿收回，经交涉补偿银两若干（不见记载，数目不详），废止此约，款由七团八省垫付。事后七团八省的团正，客长纷纷在打枪坝周围空地修建住宅，如团正卢小鹤修建鹤园，江西客长阳子元也修了，等等。又崇因寺前名半边街，因此街房地产一半为外籍人士所有，本地人只余半边了。许多事实都可以说明，各省会馆掌握了巴县城的经济实力。这说明巴县是一座各省移民集聚的城市，突出了中国式封建社会里经济活动的特色。在开埠以后以至辛亥推翻封建王朝以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然处于地方军人统治之下，情况相缘未变。1927年7月出版的《重庆商埠月刊》第七期载：“重庆八省积谷局改组为办事处：主任朱叔痴（江南），副主任曾吉芝（江西）、谢绍穆（福建），董事刘子恭（江西）、郑辅清（陕西）、洪寺山（江南）、黎植生（广东）、王严启

(浙江)、周仲平(湖广)、孙焕然(山西)。”不久成立重庆市，又数年抗日战争发生，各省人士大量涌入，工商业飞速发展，结构不断调整，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改观，各省会馆也就销声匿迹了。

八省会馆和云贵公所都座落在巴县旧城的下半城，即今重庆市中区东部，分布在东沿到东南沿。原建筑多已不存，但原址尚可确认。从朝天门逆长江而数，有：陕西会馆三元庙，在昔日的朝天门内三元庙街。昔日入朝天门沿城垣南行过半边街（当时有两个半边街，另一在崇因寺前，上文已述及），斜向西南到过街楼东口即三元庙街，庙在街内（西）侧，面长江。这一带1949年“九·二”大火灾全部烧光，以后重建，街巷多有变化。庙约在今重庆港客运站大楼的右（东）侧。

福建会馆天后宫，亦称天上宫，在三元庙东城垣边，由半边街直南而至。也属“九·二”大火灾区，重建后变化更大，在今朝东路。

江西会馆万寿宫，在昔日中陕西街东侧坎下。由庙南侧巷子东下，绕向北即庙大门，名万寿宫巷。由大门直东继续下坡抵城垣梅葛街，梅葛街沿城垣而南出东水门。万寿宫原为罗祖庙，罗祖是清初朝廷所派主持剃发者，以后理发业奉为祖师，立庙以祀。后罗祖庙出售道教为宫观，改名万寿宫。万寿宫规模甚大，当是道观就罗祖庙规模扩大。万寿宫左（北）侧相连为青龙阁，江西会馆迁万寿宫后，青龙阁便为石阳馆。石阳是东汉旧县名，隋改为庐陵县，明、清两代都为吉安府治。石阳馆当为江西会馆中吉安府同乡会，泰邑小学即办于此，向后（西）出陕西街，至昭武小学和赣江中

学办在万寿宫。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22年创办即租石阳馆的一部分为临时会所，后乃迁走。万寿宫也在“九·二”火灾区，重建后已不存，大体位置在今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大楼背后，向西直抵陕西路坎下。万寿宫巷抗战中与蔡家湾合并为赖江街，今陕西路六巷。

江南会馆准提庵，在东水门内平街子。入东水门转西上坡经平街子、朱十字即上陕西街，正对打铜街东口，昔名大十字。准提庵在平街子东端南侧，距东水门甚近。此庵幽静，过去文人喜欢此庵，留下寓集此庵为题的吟咏。辛亥（1911）年端方以钦差大臣从湖北带鄂军两标入川，乘轮至重庆上岸，选此庵及禹王宫驻扎二十余日，由东大路向成都进发。五十年代后为市物资局一〇五仓库使用，拆毁殆尽，唯大殿残存。平街子抗战中与朱十字合并为东正街，至今。

湖广会馆禹王宫，与准提庵相连相通，正殿都东向，大门都侧开。准提庵大门在平街子，自北向南入；禹王宫大门在下黄学街，自南向北入。禹王宫前临芭蕉园街，已抵城垣。刘子如《增广重庆地舆全图》所绘平街子东口至下黄学街东口，西侧为文星阁、江西馆、望江楼、禹王宫。今文星阁已不存在，江西馆处有大门横额书“万世永赖”，究其意也是颂大禹，可能是江西馆迁万寿宫后，连望江楼都并入禹王宫了。禹王宫建筑在斜坡，自西而东一级一级低下去，前（东）沿临芭蕉园街为近十米高的堡坎。禹王宫虽为若干民居，但大殿戏台残存可见，精致的雕刻还毁损未尽。

广东会馆南华宫，也在下黄学街。其东沿与禹王宫后墙紧接。西沿抵状元桥街堡坎。可见江南、江西、湖广、广东

等四个会馆是连成一片的，江西会馆迁走，也是三个连成一片。今南华宫大部分拆掉修建解放东路第一小学。靠禹王宫小部分为重庆包装制品厂，南华宫戏台至今保存完整，漆得金碧辉煌，戏台顶呈六角形自下而上由大而小共四层，颇见精工。

山西会馆，在人和湾西北侧。抗战中人和湾与太平顺城街、谦益巷并为邮政局巷。此会馆曾设为反省院，五十年代后先后设为部队转业转运站、游民收容所、重庆市假肢厂，建筑已一再改变。

浙江会馆列圣宫，在三牌坊西北侧，今街名解放东路，为重庆市食品公司车队。

云贵公所，在绣壁街，今解放西路重庆第四十中学校。

渔洞沧桑

赵时敏

巴县鱼洞镇为巴县县城，交通方便，文化发达，商业繁荣，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近年来，高楼一幢幢拔地而起，街心花园绿郁葱茏，公路网络密布，现代化城市格局已初具规模。可你知道它的历史吗？要讲，得先从老街说起。

老街建筑在滨江的斜坡上。限于地势，街道狭窄，人烟稠密，历史上曾发生过多灾，现存的街房是历次火劫后建成的。相传清代修万天官庙落成后唱戏酬神，出“灵官”镇邪，掌“阴教”的法师跪在“灵官”面前，请“大圣开金口”（即说句吉利语），“灵官”是坐在戏台弓马桌上的，当听到喊他开金口时，突然看见远处有火光，就冲口说出“火烧房子”。后来那条街发生火灾，万天官也化为灰烬。这个偶然的巧合，迷信者认为是早有预兆，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是房屋多为木质结构，间间相连，当时又无消防设备，才是火灾频繁的根本原因（后来才有梅家庵前和高石坎的小型太平池出现）。民国九年（1920年），匪首廖登云率一千余匪徒劫场，因抢获不多，一怒之下，就把繁华的街道又付之一炬，只残存高石坎和老米市街那一带未遭劫难。三十年代末，糖市街（现在鱼洞大桥东桥头那一段）又被烧过一次，据说是一家商店主在楼上烟熏腊肉起火造成的。所以老街街道房屋几经毁建，现在已非旧貌了。

鱼洞老街，有的以行业命名，如糖市街（今东桥头）、钱市街、米市街。糖市街以糖盐商号集中而得名，历来是鱼洞的商业中心。内江产的红糖、白糖，自贡产的锅巴盐（熬盐的巴锅盐块）、花盐都以此为转销点，大多远运贵州各城乡。当时全街几乎都是糖盐铺，红糖桶子、白糖袋子，花盐包子、巴盐块等，“四子登科”有序地堆满了一屋，贵州来此背运盐糖的力夫，每日约计数百人次，交易金额为全场各行业之冠。同时，贵州运夫来往川流不息，也为沿途农村开设鸡茅旅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后来川黔公路通车，贵州进口糖盐改为车运，人力运夫后竟绝迹，鱼洞的糖盐营业就每况愈下了，但县境内的销售额仍很可观。

钱市街是现在建华街那一带。清代货币为银两，辅币是“制钱”，俗称“小钱”，圆形，中有小方孔，一枚称“一文”，百文为“一串”，十串为“一吊”，一两银要掉换若干吊制钱。掉换比例，是以当时市场物价的指数折合银钱计算，有涨有跌，但差距不大。掉换时双方议价，即“喊价还价”，议妥即行掉换。

民国以来，货币为银元，辅币为铜元。铜元是由“制钱”演变而来，只不过一枚铜元不是“一文”，而是“一百文”或“二百文”的铜钱了。民初的铜钱有汉字十八圈，就是铜元的一面，中有“汉”字篆文，周围有十八个圆圈，象征民国有十八个行省；另一面有“壹百文”的定额。后又出过二百文大铜元，大于汉字十八圈，图案的一面有两首交叉的“五色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的民国；另一面有“贰百文”的定额，人称“大二百”。四川军阀割据时期，重庆铜元局造币厂亏损严重，刘航琛任局长后，将市面流通的

“十八圈”、“大二百”改铸为小型的“新二百”，铜量减少一半，币值未减，不但扭亏为盈，而且为刘湘赚了大量的军费。

市场大宗交易虽以银币支付，但零星找补必用铜元。因此，就有银钱掉换的摊子出现。他们只在街边摆一小桌，坐一小凳，桌上放一细铁丝编织的钱箱，中置若干个钱盘。钱盘用约一寸厚的整块木板，四面留边，中挖若干个圆底的槽子，作为放置铜元之用。槽子是定做的，长度一致，放满一槽，即知其数，不用再数。市场流通银元也有假冒的，掉换银元，摊贩首先验明真假，用两个银元敲打，听其声而辨其真伪。

逢场之日，掉换银钱的人不少，那条街上叮咣之声，人群嘈杂之声，不绝于耳，俨如交响乐曲。钱铺掉换都按重庆的银钱市价，取利尚属合理；但极个别狡猾摊贩，遇着老实的人，趁机用自己的假银元掉换了来人的真银元，这种扯皮事件，也偶有发生。

后来政府发行“法币”，禁用银元，先钱铺掉换铜钱的摊贩就天然淘汰了。

鱼洞米市街在现建华街一居委会那里。有米商围囤的河米（河运来的），也有乡场米贩逢场天挑运来的山米。买卖成交，由“公斗”过量，管公斗原来是庙里的和尚，每括一斗，挖去一瓢，作为过量的报酬，名为“斗息”。

三十年代，政府把“斗息”列为公家收入，改为招商定额承包，就由包商经营“斗息”了。

鱼洞杂粮市在旧镇公所前面敞厅处（现长江针织厂打工车间），赶场天人多拥挤，声音嘈杂，机关前厅成了交易市场，实在是不伦不类。肉市在张爷庙（现江峡电器厂处），